



叶倾城◎著

BY YE QINGCH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优雅地 低于 爱情

因为女人，已经行而“优”，所以有了“雅”的资格。在爱情面前，我不再是无限制，无穷尽地软弱下去，而可以骄傲地，温和地略退一步，所滑

优雅地 低于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因为女人，已经行而，所以有了，
面前，我不再是无限制，无穷尽地软弱下去，而
可以骄傲地、温和地略退一步，所谓，
的资格。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雅地低于爱情/叶倾城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186 - 0

I. 优… II. 叶…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4724 号

责任编辑: 吕丁丁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张文芳

优雅地低于爱情

You Ya De Di Yu Ai Qing

叶倾城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7 千字 开本 800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86 - 0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人,行而优则雅。

如果我不曾奋然自投于水,那只是因为我不是杜十娘,我对自己的身与心,能够全盘掌握。

如果我不诅咒“我死之后,必为厉鬼”,那是因为,我还有丰沛完满的生活,有待实现。

我怎么说,我拥有的,不是越来越多,金钱、自由、快乐……也就是,爱情在我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渐渐缩小。啊,它是我的天国,但我眼睁睁看它损兵折将痛失国土,并且,垂下眼眉,沉默不语。

因为女人,已经行而优,所以有了雅的资格。在爱情面前,我不再是无限制、无穷尽地软弱下去,而可以骄傲地、温和地、略退一步,所谓《优雅地低于爱情》。

叶倾城

目 录

一 从郎索双钏

大风之约	3
琉璃碗陶瓷怨	5
夜宿黄河边	7
对他说	10
从郎索双钏	12
保险丝情人	14
她只看自己想看的	16
女人当国	19
卡拉 OK 永远不会停	21
如果太阳愿意	24
未嫁女儿先看婆	26
职业爱	29



她想她是海	31
逼婚记	34
爱得像一颗猕猴桃	37
抽疯的丝袜	40
灰鸟之死	42
限量版青春	45
卡桑德拉的眼泪	48
我仍在等待竟然	51
情场上谁能教育谁	54
胜负师之恋	57
丢了一件红大衣	67

二 天人五衰

身体的召引	77
失身记	80
第二夜	83
暗恋四人行	86
他们是这样长大的	89
是丑闻还是绯闻	92
饕餮	95
懒惰	98
蝮蛇青春	101
腐烂	104

垢	107
眼波才动被人猜	110
痛	113
天人五衰	116

三 变态的权利

嚼了一朵牡丹花	121
永远没有了	124
虚荣之街	127
变态的权利	130
冬祭	132
回家	135
善良是昂贵的	138
南橘如何变北枳	140
手工业者的职业病	143
大书和小裤裤	146
一点新一点旧	149
查尔斯为什么娶了卡米拉	152
爱你,才修剪你	155
寻找牛虻	157
名人互博	160
四姐的绿庄园	163
老鹅老鹅去哪里	166



一百年前的月亮	169
什么也不做	172
冬日,疲于奔命	175
总有一个陷阱,在等你掉下去	178
幸福的人才有资格说绝望	181
深宫无处不孽海	184
人人都住断腿谷	186
你到哪里,我也去	189
因为她是妈妈	192
这一代的传奇	195
一场虚构的对话	198
有了才谁还要德	201
话说·说话	203
你爱的是我还是他	206
神啊,赐我一堆好男人吧	209
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呀	212

四 苜蓿少年

我的七里香	217
授人栗子之手	220
银杏街之蛊	223
枣	226
风信子女郎	228

花臭	231
苜蓿少年	233
寂寞之柚	236
来迟了一天的玫瑰	239
请你来吃牡丹锅	242
男人花	244
自己的园地	247
桃李梅	250
第二眼的丁香花	253
桐花万里风沙路	255
吃花酒	257
不是所有红颜都有资格说薄命	260
神秘的小桃	267
父亲的小女儿	270
海明威之死	278
张爱玲的衣橱	280
泡螺·鲍螺	283
抬不抬	286
国王长了驴耳朵	289
读与不读间	292
殷宝滢送的什么花	294
她不是木兰	297
如果豆豆落地不老	300



有的人修桥补路	302
那个谜	30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308
太阳底下本无新事	311
狱中吟	314
寂寞杀手冷	316

—
从
郎
索
双
钏



大风之约

火车刚刚入境，就满是台风消息，风灌进来灌出去，气势汹汹。她却干干地笑。十年了，台风一样来，满城樟树被吹得摇摆不定。原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左手是机票，右手是签证，全套 LV 皮箱里有旅行支票，明天就要走了，今天她却一定要赴这一场大风之约。甚至专程去换了崭新一沓百元纸币，被那锐利的边缘割了手。要拿来干什么她没想过，只是她能预想到这痛快。十年了。

司机不知道她说的地址，“哪样走啰？”极年轻的脸，一口软糯的本地口音，“姐姐，我土生土长二十多岁都不晓得啰。”她吃了一惊，她居然是外地人了？有一点隐隐的慌。幸好香樟一如旧日，在风中哗啦啦，给她安慰。

看到牌坊她大声叫停，叫完之后不自觉“呀”一声，眼前分明是一座新建的小区。原来的小径呢？她的初夜就在小



径的尽头，他把她的手膀捏得好痛。裙上的青草渍永远洗不掉。记得那天便是台风天气，樟树香得令人落泪。她跌跌撞撞向附近的小店打听，店主是外地口音：“我去年才来的。”而她，离开了十年。

打了114，绕了无数的冤枉路，单位早就迁到遥远的一座大厦。到底找到了，她拖着行李下车，想像里她将直入他的办公室，定格一刻将闪耀如钻石，如她裙上绣着的火凤凰。他却一定老去、秃顶、大了肚腩，是那些她从小见惯了的小城男人。是否要像滥俗的电视剧，掴他一耳光？

她被保安挡在了前台：“你找谁？”连连报出几个名字投石问路，保安一律摇头，“没这个人呀。”终于她犹犹豫豫，说出了他，保安把电话推过来，“你打个电话让他带你进去吧。”她手握着话筒愣住了。

门开处，门外的风声呼啸动地而来。大楼里却是清寂的，芳香剂味道全天下写字楼共有，与她的记忆冲突。不断有人来来去去，谁来交一封快递，谁来打一杯开水，脸孔都很陌生。

她轻轻闭了闭眼睛，说什么？谁还记得她，记得十年前的一段丑闻？太多嘴脸在闪回，他怯懦躲闪的，他老婆穷凶极恶的，同事窃笑快意的……她远走他乡，怀着一定归来复仇的决心。她没忘。可是，没忘的，大约也只剩她一个了。

她转身推开门，大风呼一声涌上来，她的长发掩了一脸，像一个女鬼，所有的恩怨已经被时间的大风，一扫而光。

琉璃碗陶瓷怨

忽然在灯下，遇见我的所爱，一只碧蓝的琉璃碗。

如一泓九寨的水或者孔雀断羽，我捧起它，有光在它身体里隐约动静，细看又瞬间消隐。它是光影流动通体闪烁的诱惑，我嘻皮笑脸问售货员：“可以用来盛汤吗？不会炸吧？”但或许冰淇淋更合宜，阳光蓬勃的下午，偎在藤椅里，我拈一把莲花银匙，琉璃碗里，一球香草冰淇淋似融非融，一本看了又看永远看不完的闲书……甚至并不贵，一百多元。

而我随即胆战心惊记起，我的家，衣服在沙发上，报纸都在地上，书被带进卫生间就忘了带出来，时常被淋浴冲个透湿……几乎乱无立足之地。琉璃碗是冰凉的盈盈一握，带它走，轻而易举，但我能给它什么样的命运？

起初，我会很隆重地将它搁在茶几上，清晨阳光来唤它起床，那一刻是无声的音乐。但我的爱宠大概只能维持三



天。接灰,这是所有清供的共同使命。我未必能每天擦。

或者会有一二不拘小节的客人上门来坐着聊天,在我一声断喝后,才尴尬地发现,它不是烟灰缸;也许会有骄傲的女友一撇嘴:“这玩意啊,我们家多得是,从前,我外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摔它一个。”

而诀别是什么?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在家里衣冠不整地晃荡,忽然听见铃声,我就像动画片里的粉红豹一样到处扑,是门铃、座机还是我的手机?袖管一带,它咣啷一声碎得一地都是……它是珍妃,被粗暴地谋害。

即使它在我的粗疏里,历尽劫难惊险地活下来。又如何?迈克在文中,提过两只青莲色的陶皿,是吃草莓的必然用具,一只盛酸忌廉,一只盛黄糖,拎着草莓的叶托子先沾一沾忌廉,再在黄糖里滚一滚,犹胜山珍海味,一粒草莓给自己,再一粒,递给那人。他与爱侣十年相聚,玩笑间也说过:“有一天咱们分了,我一定强霸着这两件。”说是这样说,而且振振有词,多半是说给自己听,用以表示对整件事不在乎。事实上分手时候,他连爱人亲手烧制的一只陶瓶也送回。

他永远忘不了草莓蘸奶油的甜——也委实腻了点。是他的错,他忘了“要想甜加点盐”的俗语。

物我两忘,是太难的境地,失去或者伤害,都非我所愿。我轻轻搁回琉璃碗,对它说一句抱歉:拒绝,为了你好——也为了我自己。

夜宿黄河边

他说：在兰州薄雾的六月早晨，扑进窗来的是叫卖声，西北口音硬铮铮的。连偶然的铃铛都不细碎，那是人家牵着牦牛上街卖牦牛奶，牦牛的长毛里裹着草屑和粪便，益发显得灰黑而沉默，可是牦牛奶却雪白。叫住卖主，挤了一碗，甘香得不可思议，忽然想起《出埃及记》，就有那种历尽千辛万苦后的甜。

他说：天啊，这是不可能的。兰州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应该有的一切，商场、超市、公汽、的士甚至肯德基，兰州全有，怎么会有人牵着牦牛上街。（我插嘴，但在北京，也经常看到马车在卖水果，好几个钟头，马儿驯良地摇着尾巴。）好吧，也许他住在兰州的远郊的远郊。牦牛奶？不，我没有喝过。也许大型超市里，会有软包装的吧。

他说：春天兰州有桃花节。你会看到真正花的海洋，几

www.ertongbook.com